



生活似乎只能经历,无法描述。尽管有许多话想说,有时却又无话可说。

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期,尚有意识清醒和短暂稳定的时刻。我一直守在父亲身边,间或与他做些简短的互动。这时我的每句话,都是发自内心的安抚之言。父亲自然懂得我的心思,偶尔也配合着我,哪怕微微点个头,或拉着我的手,或者深情地凝望我。我几乎每天都在鼓励父亲。他偶尔会情绪低落地说:小伙,爸爸快要走了。有时会说:要不是你在身边,爸爸早就走了。活到今天,爸爸知足了。瞅见父亲的眼角缓缓淌出泪水,我的心里涌起酸楚,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。临近春节时,父亲每一天都接近生命的极限时刻。我每天都重复着温暖贴心的话语,给予父亲临终前更多关怀。

身边的亲人大多身在农村,他们不太理解临终关怀,都称赞我的孝心,理智地劝我放手。

数月来,我知道自己终究无力回天,但面对父亲,该如何放手?面对生命垂危的父亲,无论如何都无法割舍啊!一想到这些年来,每天与父亲相依为命,我宁愿缩短自己的阳寿,换取父亲还能继续活下去。攸关父亲的生死,我有时执拗得很,众人都说我固执。我对弥留之际的父亲说:爸爸,你快过生日了!过了腊月廿九生日,第二天就过年了!过了年你就九十岁了!我握着父亲的手说:爸爸,你要挺住!

把悲伤留给自己

□ 陈铭

父亲挺到正月初九晚上,生命画上了休止符。

父亲走了之后,白天,我该做什么做什么,晚上照样看电视看手机,或听听音乐,读书写作,可我的心绪并不宁静。要是在以前,我每天都会早起。听到老爸起床的动静,我会催着自己——别赖床了,该做早饭啦。我一直是夜猫子,早晨就想赖会儿床,可老爸每天早睡早起,我必须做早饭。这早餐可不能马虎,得看老爸口味和胃口。比如今天是牛奶面包,明天吃鸡蛋面条,后天是豆浆油条,接下来米粥大饼或汤圆。有时得提前一晚先做好,有时早起后到镇上现买,就为老爸吃嘛嘛香。老爸一直胃口好,吃得香,可比我吃得要多呢。如今,什么时候起床,我自己随意,至于吃什么,随便;不吃,似也无所谓,我似乎变得懒散了。

要是在以前,我每天早饭后会陪伴老爸散步。父子俩通常出门便径直去村东的塘港河大圩。沿圩堤路向南漫步,放眼一片蔚蓝的天空,翘首眺望天边正在升起的太阳,欢心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由着宜人的春风拂面。尔后,瞅着数十米宽的塘港河,眺望

对岸广袤的田野,顿觉眼前一片广阔,十分惬意。尤其这个时节,蜜蜂轻盈飞舞簇拥着路旁菜地,父子俩驻足观赏。老爸有时还会用拐杖轻轻触碰停在菜花枝头的蜜蜂,漾起一脸笑意。塘港河边,几乎每天都有钓者。以前父子俩边垂钓边看风景,时常引得路过的钓友和乡亲驻足。现在,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,身边不再有父亲,不知不觉中,我会黯然神伤。

以前,我还会陪伴老爸站在桥上,看风景,打量来来往往的人,与路过的乡亲搭句话。我每次外出后,父亲总会估摸着时间,独自站在村外的桥上等候我归来。如今,我有时会突然想到“奈何桥”,我在桥的这一头,父亲在桥的那一头。

自打四年前老妈走后,我和老爸守着几十年的老屋。每天吃饭睡觉在一起,看电视读报在一起,就连我择菜、做饭时,老爸也总在一旁看着。每次午休时,也是一人一张躺椅。老爸醒来,见我看书或码字,会轻手轻脚地走动。老爸晚饭后先吃药,尔后会看电视新闻。老爸觉短,一觉醒后爱喝水,吃些零食。趁这时机,他会溜达到我的房间看一眼,嘱咐我早点休息。如今,每当夜晚来临,我独自守着老屋,总觉得有些孤寂。想到父母均已离开人世,我在故土的老家也将不在,落寞的心情不言而喻。不久,我会再次阔别故土,带着复杂别样的心情,踏上归途。

扬州太阳雨志愿者之歌(歌词)

□ 雪安理

雨中的太阳
七彩辉映扬州的春水绿杨
太阳雨志愿者的队伍
奔波在乐于助人的路上
关爱老弱病残
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担当

雨中的太阳
光芒普照京杭大运河两旁
太阳雨志愿者的队伍
书写甘于奉献的华章
抚慰军属烈属
是我们对军人的爱戴和敬仰

啊太阳雨志愿者的心愿
一切为了群众的幸福安康
抗击防疫责无旁贷
扶危助困斗志昂扬
高举太阳雨志愿者的旗帜
永远奋进在新时代的家乡

吃食堂

□ 孙平

按说但凡有个家,谁还愿意去吃食堂?这还真不好说。虽然理是这么个理,实际却并不然。

远的暂先不说,眼下我就在吃食堂,而且还吃得津津有味。就我而言,如果退休前吃食堂是由于客观因素而不得已,而退休后吃食堂则纯粹是主观态度使然。

一个普遍的客观现状,我们这代人现行的是标准的中国式父母格局。临界退休的老两口,一个远赴子女家“带薪上岗”去了,另一个因故留守则成了“空巢”老人。于是,有很多这样的留守者都选择了吃食堂,并不是食堂的饭菜有多好吃,主要还是图个省事方便。这也契合了我主观上“懒”的特性。

我吃食堂还是有历史的。

父亲下放那会,我独自去看他,集镇上没有地方玩,每天就在乡供销社食堂等饭吃。这个所谓的食堂只有巴掌大,烧火做饭就一个老大爷,菜只烧简单一两样,但土灶台上煮的大铁锅饭香得不得了。

刚刚工作那会,我在工厂上三班,经常就着食堂糊弄一顿,三分钱菜汤泡饭,三扒两咽就完事了。

后来到南京上学两年,住校吃食堂。那段时间,家庭有了负担,感觉生活有点拮据,排队到了食堂打菜的窗口,我都避开喷香诱人的“狮子头”,点个莴笋炒鸡蛋之类的,最多加一只烧卖,算是对得起自己。

单就吃食堂而言,无论是对我之后的生活方式,还是对我的人生态度,从小独自吃食堂的经历和感悟更具不可多得的“营养”。自打十岁那年离开寄养的奶妈家,我就开始了相对独立的生活,因为那时父母都因乡村工作性质,对于一直渴望团圆并努力完善的小家庭常常无暇顾及,而吃食堂就成了我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我脑海中经常会重现一个画面:冰天雪地的寒冬,我头上戴着耷拉檐边的雷锋帽,腋窝紧紧夹着一副碗筷,双手互抄到袖筒里,拖着鼻涕,躬着背,顶风冒雪,从东后街一路小跑到县政府去吃食堂。这不是虚拟的,而是峥嵘岁月,刻骨铭心了。

现在食堂一般都是几菜一汤同一标准,至多分个A餐或B餐供挑选。来者先刷卡,后取饭菜,吃过托盘碗筷一推,万事大吉。同样是吃食堂,过去与现在大相径庭,有的情况还是后辈人所无法想象的。

记得我放学都要一路小跑到食堂,生怕迟了没有饭吃。身上总备着零钱和粮票,随时可到丁司务长那儿续买点饭菜票。打饭买菜分在两处,都要排队,要么先到操作间排队打饭,要么先到大堂柜台前排队买菜,麻烦得很。负责打饭的是老徐,他挨着甑子锅,用一只“二碗”做量具,铲满一碗带些堆头算三两,刮平了算二两。自己吃过的碗筷当然自己洗。在食堂操作间东山头有个茶水炉子,烧茶水炉的是个大个子女人,她每天要把几十度的热水倒进外面的大水泥池中,供人们洗刷碗筷。

原先中市口向南有个“五一食堂”,大约是面对城区周边寡孤独老弱病残大众的,公益性很突出。这或许算得上是社区、街道开办公益食堂的先例。现在有条件的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兴办的内部食堂星罗棋布,倘若连同社区、街道食堂都能面向社会、面向普通老百姓、面向有需求的人们,让食堂的属性不再局限于某个单位的福利,而是顺应民意,开放食堂,使其资源利用更具大众化、公益化和社会福利化,岂不美哉!

老营房的记忆

□ 王功林

生死线上通讯保障突出荣立一等战功,那是后话。

一〇六团三机连战友刘凤祥,随连队来到我部归昌农场参加夏季抢收抢种,腿上患有疮疡,已经溃烂,遇到我老乡为他挑脓治伤,心里踏实。

重炮连老乡战友龙如月右小腿训练时碰擦伤,伤口难以愈合,隔三五就来卫生队找我老乡战友为他换药,内心温暖。

病房值班。平时住院患者以包皮环切、汗腺切除、急性阑尾炎、痔疮等患者居多,偶有醉酒者。有次遇到死里逃生在卫生队临时休养的重残战士胡映芳,他1980年从浙江遂昌入伍,次年夏秋之交在靶场打靶,负责报靶时,误被重机枪子弹从肩部贯通,军区大医院将他从死神手中救回,现在回到老部队待处理,几乎瘫痪在床。他时常躺在病床上看书,我同情他的遭遇,有空就与他攀谈。他在转到地方疗养所前将一本《数学复习资料》送给我,略有伤感地说:“这本书我用不上了,你留着用吧。”后来,他转到杭州疗养院终生疗养。

1982年底,厚道本分的老文书杨国旗退役,我顶上了文书兼军械员岗位。1983年开春,参加了全团文书军械员报道员集中培训。副队长丁生根鼓励我复习考军校个性化验员,我当了“逃兵”,只想干好当下岗位上的活。

办好黑板报。利用营房过道两块黑板报宣传阵地,不定期开展时事政治、防病治病、生活小常识等板报宣传。平时我注意收集报纸上的花边题目,在黑板报上加以引用,

丰富版面内容,增加版面的视觉效果。制作幻灯片。夏季晚凉在看电影前,都要放幻灯片对全团官兵进行防疫卫生知识宣传。制作幻灯片先在一小块长方形玻璃片涂上白黄混合广告色,晾干后再用专用笔刻写宣传内容,字体端庄工整。幻灯片字幕一张张打到银幕上后,陈队长拿起话筒,高声朗读宣讲,有时额头都沁出了汗珠。

岁月匆匆,一晃离开老营房三十多个年头了,仿佛就在昨天。

忘不了,卫生队与郟城县人民医院军地共建,医卫人员实习交流,传下一段段共商共建共享的佳话。阎本玉副队长主刀,高志先军医等战友们全力配合,成功为驻地一老妪施行乳腺肿瘤切除手术,突破基层卫生队上腹部手术动不了的魔咒,赢得地方百姓的赞誉。

忘不了,卫生队唯一女军医陆奕在家因意外摔倒颅脑着地,急送卫生队抢救,尽管采取了气管切开、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,还是回天乏力。战友们为她芳华岁月突然离世作最后的道别时,无不眼噙泪花,扼腕叹息。

忘不了,早上起床号吹响,战友们集体出操,张班长“一二一”口令伴随着“笃笃笃”脚步声在空旷的田野里激荡。夏日黄昏,战友们在田地里耕翻、点种、浇水、施肥,嬉笑忙碌,全身充满了活力。炊事班老班长王德友从鱼塘边沟渠里钓上来一条几斤重的老黄鳝,当晚晚餐一顿的情景历历在目。乍暖还寒之际,时任副指导员的王新忠叫上文书我、炊事班长张朋明和炊事员缪祝平、李国军等,乘敞篷卡车到新沂火车站乐呵呵拉煤,冻瑟瑟坐车的情景时时浮现。

更忘不了,战友们写下血书,全团誓师动员会后,从老营房上车随部队赴云南北防前线参加老山、八里河东山对越防御作战,圆满完成卫勤保障任务,一个个毫发无损凯旋。

中医,在乡下卫生院上班。早上天不亮,拎着装有饭盒的黑包从家里出门,草巷口到黄渡,他不会骑车,全靠两条腿走,晚上回到家天已经黑透。出门早回家晚,平常很少碰见他。有一段时期,我双腿皮肤奇痒,破了不见好,看了不少次,涂了很多药膏都不管用。去草巷口浴室洗澡,跑堂的跟我开玩笑,说是梅毒。正巧碰到汪二哥也来洗澡,他仔细看了看,关照我到药店买一种治疗湿疹的软膏涂抹于患处。这种软膏黑色,有一股煤烟味道。我用药后,湿疹先是不痒,而后慢慢痊愈,皮肤上留有黑斑,时间一长,黑斑也消退了。

汪二哥老家在草巷口澡堂子对面,大门朝南。祖上在城上有米厂和米店,乡下有农田,是殷实大户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社教运动中,工作组把他补划为地主。成份有问题,儿女也受到了影响。十几年后,汪二哥摘掉了帽子,汪二妈进了红旗纱厂。两位老人退休后,晚年生活还是幸福的。

邻居

□ 张福勤

草巷口头子的东大街上,店铺一家挨着一家,非常热闹。巷口西边是汪家弹棉花店,铺面子门对着东大街。我家住在弹棉花店后面一进,三间一厢平房,家里人进出,要穿过店堂,从棉花机旁边经过。

棉花机像个大木头柜子,和我肩膀差不多高,外面是已经旧了的紫红色。汪二妈将口罩戴好,一只脚站在石墩子上,另一只脚用力上下踩动踏板,同时把已经撕成巴掌大一点的旧棉花,一块块不停地送到棉花机里面。伴随着轰隆隆的机声,蓬松的棉花从棉花机前面飘了出来。

店堂里有一张木板床,汪二妈把蓬松的棉花均匀地在床上铺好,手拿竹竿把纱线来回不停地送到对面二姑子手上,两人配合默契,纱线网住棉花,成纵横网状。再拿一个厚重的木头磨盘在上面到处转动压一压,棉被胎平整服帖了,叠起来用绳子扎好,挂在店堂门头上,不占地方,等人家来拿。风一吹,晃来晃去,如同店铺的幌子。